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 2741
6 April 1987

CHINESE

第二七四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4月6日星期一，下午 3 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茨韦特科夫先生

(保加利亚)

成员国: 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劳腾施拉格尔先生

加纳

格贝霍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菊地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蒂默伯耶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特斯先生

委内瑞拉

帕冯—加西亚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4点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7年3月25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8765); 1987年3月31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8769)

主席: 根据安理会第2740次会议的决定, 我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巴巴多斯、加拿大、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科威特、墨西哥、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秘鲁、卡塔尔、塞内加尔、南非、多哥、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代表在会议厅旁为其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 多斯特先生(阿富汗)、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巴罗先生(巴巴多斯)、拉贝尔吉先生(加拿大)、巴达维先生(埃及)、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戴斯古卜塔先生(印度)、阿布拉桑先生(科威特)、莫亚一帕伦西亚先生(墨西哥)、阿斯托加一加迪亚女士(尼加拉瓜)、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卡瓦里先生(卡塔尔)、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库阿西先生(多哥)、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 根据安理会第2740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及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祖泽先生, 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主席：根据第2740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主席：我愿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布尔基纳法索、古巴、牙买加、摩洛哥和莫桑比克代表要求被邀参加对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的信。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应主席邀请，乌埃德拉奥戈先生（布尔基纳法索）、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巴尼特先生（牙买加）、卢里迪先生（摩洛哥）和多斯桑多斯先生（莫桑比克）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将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第一个发言者是津巴布韦代表，他愿以不结盟国家运动协调局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座并发言。

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首先，我祝贺你担任4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保加利亚对和平、平等与人类兄弟情谊的承诺是卓越的，你本人对这些价值观的承诺，以及你公认的外交才华使我们确信安理会在审议我们面前重要的问题时会得到妥善的指导。

我还要赞赏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大使阁下干练地主持了3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负有特殊责任。国际社会对该领土人民的责任不仅出自联合国促进各国人民自决与独立的全面责任，其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责任非常特殊：因为正是国际社会通过其委任制度在1919年将纳米比亚置于南非占领下的。因此，国际社会对结束这一占领有直接责任。

我们注意到并赞赏国际法院1971年的裁决，南非的继续占领是非法的。我们还注意到联合国于1966年结束南非委任统治的决定。此外，我们继续支持安全理事会1978年提出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决定。这些行动表明，国际社会承认其对纳米比亚的责任，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未能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纳米比亚仍然被非法占领。其人民还未获得自由。种族隔离政权仍然在压迫和镇压那里的人们。这一现象在联合国结束南非对该领土托管21年后，在国际法院裁决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为非法16年后，在安全理事会表决赞成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9年后和在秘书长向世界宣布，与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有关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已解决2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必须问问自己，在不存在任何主要问题的情况下，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局面怎么能够持续如此长的时间。

用秘书长的话说，阻挠立即执行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唯一障碍是，南非坚持将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联系起来。秘书长在其1986年9月9日关于本组织的工作报告中指出：

“为取得南非的合作，立即执行联合国计划，必须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

(A/41/1, 英文本第10页)

我们没能听取秘书长的这一呼吁是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的原因之一。我们没能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迫使南非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因此，纳米比亚独立象捉摸不定的东西一样仍然不能实现。

博塔政权现在用古巴从安哥拉撤军问题作为不让纳米比亚获得自由的借口，这是事实。但这骗不了任何人，因为博塔本人亲口说过，对南非来说，古巴部队从安哥拉首先或同时撤出不一定是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先决条件。在博塔看来，关键在于纳米比亚要有驯服傀儡政权的出现和存在，以便使该领土继续作为种族隔离南非的缓冲国。这才是博塔允许纳米比亚独立的真正先决条件。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

是博塔用来使一些西方国家陷入其计划的方便而不相干的借口。博塔 1985 年 4 月 18 日在南非议会的发言中清楚地表明了对博塔战略的这种解释。他当时说：

“但正如我于 1984 年 4 月 27 日告诉议会的那样，包括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内的西南非纳米比亚不能无限地等待在古巴从安哥拉撤军问题上的突破。如果彻底探索了所有途径之后最终表明，实现这一目标是不现实的，受目前谈判最直接影响的所有各方显然不得不重新考虑，鉴于目前情况，如何能够最好地实现国际上可接受的独立。”

安理会各成员仍然记得，比勒陀利亚代表今天上午在结束其发言之前就大体重复了我刚引证的这段话。

博塔没有“无限期”地等待，而是已经在纳米比亚建立了由其走狗组成的所谓临时政府。这些傀儡们已制定出一项要提交全国投票的所谓宪法。他们还决定建立外交和内部安全部门。这些是实现非法宣布独立的明确初步措施。

对博塔来说，“联系”是用来实现其在纳米比亚建立象穆左雷瓦那样的永久的傀儡政权主要目标的可舍弃应急措施。博塔的理论是，只有这样的实体才能作为种族隔离国家的挡箭牌或缓冲地。他鹦鹉学舌地照搬所谓“联系”的重要性，不过是为了在纳米比亚扶植其吉斯林式的傀儡而赢得时间。博塔完全清楚，古巴人在安哥拉是因为他博塔入侵安哥拉，并至今继续占该国部分领土的结果。

他知道，如果要他们离开安哥拉，他自己也必须离开安哥拉，将其军队撤回到南非，让纳米比亚独立，停止支持安盟匪徒。但是，他当然不希望那样。目前，保护种族隔离需要一幅能隐入其后的意识形态的面纱。这一面纱就是巧妙地将保护种族隔离与保护西方在南部非洲的利益等同起来。正是这一点使得博塔得以诱使某些西方领导人认为，他们需要他的种族隔离政权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博塔为西方制造这种幻觉的阴谋中，古巴在安哥拉的存在成了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些利益成了种族隔离可隐藏其后、获得保护的盾牌，一条种族隔离可据以抵抗纳

米比亚独立的马奇诺防线。纳米比亚之所以仍为殖民地，主要是由于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已成为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坚决支持者。

因此，联系解决办法成了一个随时可用的意识形态冷战的面具，比勒陀利亚以此将其拖延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真实意图掩盖在东西方争夺的后面。因此，我们必须如实地揭穿这种作法。也正因为此，我们现在呼吁那些发明联系解决办法的人废除这种办法，以暴露种族隔离政权的真实面目。因为，不论当初提出联系解决办法的真实意图为何，这一作法将西方在南部非洲的利益与种族隔离的生存等同起来，现已成为纳米比亚独立的绊脚石。联系解决办法迫使国际社会不断地处理与纳米比亚独立无关的问题，使压力和注意力无法集中于造成拖延的真正原因——南非的顽固态度保护种族隔离国家的愿望。

根据最近发表的一份题为《美国对南非政策：国务卿咨询委员会关于南非的报告》的报告，联系解决办法是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早提出于1980年—1981年，即所谓建设性接触，这种接触——我援引该报告第33页——“基于四个相互关联的假设”其中一个是“倘未将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与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联系起来，或可诱使博塔政府同意国际接受的纳米比亚解决办法。”这就是联系解决办法的出处。秘书长最近的报告也说联系解决办法始于1982年。因此，在出现建设性接触之前，构成纳米比亚独立障碍的联系解决办法并不存在，种族隔离政权在那之前也从未以此作为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理由。因此，联系的解决办法是大西洋彼岸的产物和梦寐以求的办法。在本届美国政府提出联系解决办法之前，南非为拖延纳米比亚独立而使用的借口之一是“联合国有欠公允”。使大家满意的是自那时以来这一借口已被消除。

对比勒陀利亚来说，联系解决办法只是用来使其在该地区的政策获得支持的工具，一旦失去其吸引力，特别是在大西洋彼岸失去了吸引力，那就被抛置一旁。我们注意到，国务卿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得出了如下结论：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并未成功，因此，对于南非，“美国现迫切需要一种新政策。”

我们希望，作为这一业已失败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的一部分，联系解决办法将被放弃。但是，最近为了有可能出现的更广泛的军事卷入而在该地区寻找后勤设施的活动已引起人们很大不安，对美国在该地区政策有可能采取的新方向感到担心。我们希望，这不会是从建设性接触退化到破坏性接触的预兆。在这方面，使我们不安的是，似乎有人正试图迫使安哥拉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屈服于安盟关于重开本盖拉铁路线所作的讹诈。针对这一政策采取行动将是错误的，注定要受损。安盟匪徒是南非的代理人，为种族隔离政权占领纳米比亚提供了必需的缓冲作用。支持安盟就可能确保这一种族隔离政权对纳米比亚控制的缓冲层的存在。而只要这一缓冲层存在，比勒陀利亚就不会从纳米比亚撤出。因此，我们希望，美国对南部非洲的新政策将不会包括继续与种族隔离政权合作，资助安盟这一缓冲层，保护种族隔离及其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

那些不论因何种理由而妨碍纳米比亚独立的人负有沉重的道义责任。不论他们是否承认，他们实际上一道参与了种族隔离政权对纳米比亚人民犯下的野蛮罪行——为使南非可确保种族隔离而犯下的野蛮罪行。

这些人对此类非人道行径的猖獗熟视无睹。而这些行径早已为许多宗教与人权组织详尽记录和证明。阅读这些记录确实令人毛骨悚然。不妨以一名在纳米比亚警察任职十三年的准尉尼科德穆斯·纳姆帕拉在最近于温得霍克对八位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战士审讯作证时所揭露的事实为例。据纳姆帕拉警官说，在纳米比亚监狱中对囚犯广泛使用暴力。这位警官认为，为了取得某些结果，如此使用暴力是合理和必需的。他在一次法庭听证中说：“要狠狠地揍，直到他开口，直到他说出应当说出的东西。”辩护律师布莱恩·欧林问道：“什么时候才停止这种殴打？”纳姆帕拉先生以大可不必为此担心的口吻说：“我们不会把他打死。”再又被问及防止虐待囚犯的规定是否不适用于被怀疑为西南非民组自由战士的人时，纳姆帕拉准尉同样十分坦白。据他说：“只要不将其处死”，完全可以折磨此类囚犯。

被指控的八人之一，安德烈斯·赫拉塔同志脱下上衣，以展示其胸部和腹部背部的伤疤。这时，亲手将他逮捕的纳姆帕拉准时作证说，在被捕时，该囚犯身上无伤疤，在逮捕过程中也未造成这些伤疤；伤疤是在囚犯被警察监禁期间造成的。

纳姆帕拉准时的疼痛决不是个别的，而是种族隔离制度所固有的。例如，目前只许白人参加的选举中的一位议员候选人。南非警察前首席审判官、1976年索维托大屠杀时任军官的斯瓦尼波尔先生说，黑人是“感情冲动的人，极易失去控制，参加集体暴乱”。制止他们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必要时动用武力。如果要用枪打死一个人，或将其实体击伤，以便制住他，那就应这样做。但是，如果必须打死他，直到开口拔旨意提供。持打是司空见惯的，只是据说避免得杀。因此，在纳米比亚政权下这些残暴和不人道罪行是毫不奇怪的。纳米比亚因为这样地照料着纳米比亚人。确实是有某些照料。

东西：胸膛上的疤痕，背上的疤痕。而今天上半比勒陀利亚的代表吹嘘他的国家怎樣：使用残酷的武力。这就是联系解决办法在纳米比亚使合法化和永久化的办法：使用残酷的武力。这是种族主义占领军唯一能够征服纳米比亚的就是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的命运。这是种族主义占领军唯一能够征服纳米比亚的因素：胸膛上的疤痕，背上的疤痕。而今天上半比勒陀利亚的代表吹嘘他的国家怎樣：

纳米比亚理事会实施其第一号法令的努力。我们敦请纳米比亚理事会继续坚定和坚决地与深浦公司(URTEC)和其他方面进行法律斗争，直至获得合理结果。理事会与深浦公司(URTEC)和其他方面进行法律斗争，直至获得合理结果。纳米比亚理事会实施其第一号法令的努力。因此，我们欢迎联合国纳米比亚问题在道义上给南非的朋友们出了一个令其苦恼的问题。南非占领者的任务时间外界压力屈服，历史是不会忘记它的。

纳米比亚问题在道义上给南非的朋友们出了一份得到包括南非在内的所有国家赞同的纳米比亚有悖于国际法。安全理事会有一份得到包括南非在内的所有国家赞同的

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没有道义或法律上的理由。其唯一的兴趣是为永久维持南非的种族隔离争取时间。 在这里派有代表的任何国家怎能为保护这种不道德的自私目的进行辩护呢？

让我们希望，没有任何安理会成员会觉得有必要投否决票来永久维持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种族主义。 首先，任何人都不应当污辱我们，要求国际社会等待五月份只有百人参加的普选的结果，然后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行动。 这个阴谋现在一戳即穿。 以前已经用过多次了。 例如，1981年博塔破坏了日内瓦贯彻决议前的会谈并呼吁再进行一次白人选举之后就使用过。 我们现在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东西：一个不采取行动的把戏，为种族主义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拖延时间的策略，允许掠夺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诡计，继续拷打和谋杀纳米比亚人民的借口。因此，我们甚至在它提出之前就立即拒绝。 我们也不能接受诸如不要打乱正在进行的秘密接触之类的借口。 我们已经听过上千遍了。 我们知道这些借口是空洞无物的，因此不为所动。

不需要再给南非时间去考虑撤出纳米比亚。 它在那里是非法的，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决议。 必须命令它滚出纳米比亚——不是明天，而是昨天。 安全理事会的权威正遭到挑战。 本安理会是否有捍卫自己权威的政治意愿？这是本国际机构面临的挑战，我们将通过安理会的投票知道其反应。 必须给南非现在同意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或面临根据《宪章》第七章立即实施的全面强制性制裁的选择。 我相信，安理会成员都不会对提交给安理会的决议草案投否决票，以此纵容对国际法的蔑视和保护种族隔离对纳米比亚的占领。

最后，我们向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喉舌，投身并致力于祖国解放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致敬。 我们赞扬其领导人在争取独立斗争中所表现的政治家风度和尊严。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在经常表示声援和外交支持之外，向西南非人民组织提供具体的物质援助。 我们感谢秘书长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作出的不懈努力。 我要向他保证，在他执行艰巨的任务时，他总是可以得到我们的支持和谅解。 我们

欢迎他最近提出的坦率和开诚布公的报告。

主席：我感谢津巴布韦代表对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菊地先生（日本）：主席先生，我谨祝贺你荣任本庄严的安理会4月份的主席。我相信，有你的智慧和广泛的外交经验，我们辩论将会以富有成效的方式进行。主席先生，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愿意在你执行你的重要职责时给予充分合作。

我也要衷心地感谢德尔佩奈博士阁下，他作为3月份主席出色地主持了安理會的工作。

当安全理事会上一次在2月份开会讨论南非问题时，我概述了我国政府对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立场。因此，我今天的发言将只谈与本议程项目直接有关的问题，也就是纳米比亚的局势。

首先，我要提到秘书长最近提交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贯彻情况的报告。我们很感兴趣地阅读了报告，并希望向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作的艰苦努力表示高度的赞扬。

国际社会深为关注在大会结束南非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二十年之后，纳米比亚人民仍被剥夺其自决权。

在此之后，国际社会继续不断地努力争取纳米比亚的独立。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几项决议；前线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和其它方面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认真的努力；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对南非施加了各种压力。但是，南非无视国际舆论，仍然无动于衷，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日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和明确的：纳米比亚必须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管理下举行自由选举，必须根据纳米比亚居民在这次选举中表达的意愿实现独立。日本坚决支持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它体现了人们唯一普遍接受的和平地实现独立的原则。

南非政府和西南非人民组织都表示接受这项决议所赞成的解决方案。但是，在口头表示愿同国际社会合作的同时，南非在实际上却企图阻挠第435(1978)号决议的实施。比勒陀利亚和解的言语与它好战的行动自相矛盾。

它提出的联系解决办法就可以说明问题。去年南非提议1986年8月7日作为开始执行解决方案的日期。这个提议起初似乎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南非坚持要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作为先决条件。秘书长在我前面提到的报告中得出结论：

“这个联系解决办法作为先决条件……现在构成了妨碍联合国纳米比亚方案执行的唯一障碍。”(S/18767，英文本第32段)他接着说，以联系解决办法作为先决条件是无效的，他不予以承认也不能接受这一条件作为借口，进一步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日本也认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努力决不能受到节外问题的阻挠。

人们还可以回顾，1985年6月南非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明文规定，在纳米比亚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过渡政府。这只是挫败联合国方案，进一步拖延和平解决的一个阴谋。日本认为这是无效的。

此外，南非继续对邻国发动武装袭击，在整个地区制造动乱，使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可能性变得更加遥远。日本特别感到遗憾的是，去年5月对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的袭击，以及对安哥拉领土的多次武装入侵。最近的一次入侵发生在今年1月，安哥拉德菲格雷多大使1987年1月27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报告了这一情况。

日本已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迫使南非结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放弃它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政策。为了表明我国对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不满，日本拒绝采取任何可能承认纳米比亚现状的行动。例如，日本政府不向在纳米比亚的南非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赠款、贷款和技术援助。

日本政府还禁止日本国民和日本管辖下的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进行直接投资。我们在20年前，在这一问题还没有成为联合国或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前，就实行了这一政策。

根据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974年制定的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法令，没有任何日本国民和日本管辖下的公司在纳米比亚拥有采矿权。

受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影响最严重的当然是纳米比亚人民：那些直接在压迫者枷锁之下的受苦人民和那些作为难民被迫逃离自己祖国的人民。接受这些难民的邻国也经受着严峻的困难。

日本通过对联合国，包括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管理的人道主义和教育基金的捐献和项目，长期地援助了纳米比亚人民。日本决心，只要仍然有这种需要，我们就继续提供这种援助。正如我已经声明的那样，一旦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设立之后，日本将在财政和人员上提供援助。在纳米比亚赢得独立之后，日本愿为纳米比亚的建国努力提供双边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引用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话。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他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987年届会首次会议上讲话的观点。他说：

“我们决不能让南非顽固的态度削弱我们的决心。纳米比亚问题对联合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所承担的义务是绝对的、毫不含糊的。联合国结束南非对那一领土的委任统治权已有二十年。必须让南非认识到，继续阻挠该领土人民的正当愿望的实现必然会给南非自身的长期利益和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的破坏。”

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他的意见。南非政府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一致地要求纳米比亚立即实现独立。再也不能继续容忍比勒陀利亚的推诿搪塞、空洞借口和毫无相关的联系。日本再次要求南非听取理智的声音。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提出的要求，让纳米比亚立即独立。

主席：我感谢日本代表对我讲的友好话。

帕冯·加西亚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我首先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主持本月份的工作。同样，我们真心、兄弟般地赞赏阿根廷共和国常驻代表马塞洛·德尔佩奇大使，他明智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我们今天再次讨论南部非洲的问题。仅仅几个星期前，安理会详细地讨论了生活在可憎的种族隔离政权之下的南非黑人多数的情况，认为那里突出的暴力和压迫是整个地区动荡不安的根源，进而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那次和以前的会议上，一些安理会成员国严厉的建设性态度为这一问题的激进化发展开辟了道路。

今天，纳米比亚问题再次摆在我们面前，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依然是辩论的主要缘由。暴力和压迫仍是纳米比亚局势的共同特点。唯一不同的一个外国政府——南非政府——正在对纳米比亚人民实行统治。军事占领这块领土，强制实行殖民地当局的管辖，企图颠覆人民的自决权利，所有这些表明纳米比亚局势是一个政治问题，属于国际法的范畴。

虽然这个问题正在讨论之中，但是，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个问题，不如说是纳米比亚内部的政治事态。我们对国际法态势以及在国际和谐关系中对一国领土的非法占领也表示关注。

我们已经讨论过如何让我们现有的执行机构来实施法律。南非无视法律和秩序的态度再也不能纵容下去。任何绥靖的表示就等于接受双重标准：国际社会的一个标准和南非的另一个标准。

国际社会再也不能继续接受南非少数政权继续逍遥自在地藐视《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秘书长最近在1987年3月31日印发的载于第S/18767号文件中的有关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中再次对这个机构指出，南非在联系解决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这种态度阻碍了联合国执行纳米比亚计划。

委内瑞拉希望提请注意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局势的另外一个方面。安理会不能采取坚定立场只会导致纳米比亚境内的暴力升级，并且造成进一步的怨恨和痛苦。不同意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只会延长这个政权之下几百万受害者的痛苦以及纳米比亚的流血事件，南非正在对这个国家实行大规模军事化的基础上发动一场典型的殖民地战争。

如果安理会采取消极或容许的态度，这只会使安理会成为在这块受困之地正在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一切的帮凶。那些指望阻碍国际社会一致行动的国家应当觉醒过来，共同去寻求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办法。

由于纳米比亚的丰富资源，鉴于各种事态的发展，这个问题显然同南非目前的总的势局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那里的跨国公司通过非人的剥削获取的高额利润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提供资金维持比勒陀利亚政府的稳定以及罪恶的种族隔离政权的生存。结果，纳米比亚的命运遭受双重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担负着双重的职责和任务：法治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委内瑞拉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对长期受害的纳米比亚人民被抛弃的情况感到遗憾。这是因为我们的努力毫无效力。在“忍耐”这个字眼开始失去其真正意义的历史条件下，纳米比亚人民的处境是与法律和公正不相符的，这只会引起广泛的暴力。

尽管纳米比亚同南部非洲之间有许多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必须把它看作一个纯属殖民化的问题。如果一个民族完全有权享有其他自由民族致力于顺利完成自己的事业，那么这个民族的自决必须在普遍接受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范围内来实现。

委内瑞拉在伦理上和政治上声援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为了努力促进自由和正义并在纳米比亚维持和平，委内瑞拉将支持《宪章》规定的任何强制行动，以便促进，建立和维持给人类文明与文化带来意义的基本价值。

国际社会、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和受害者，以及前线国家一直要求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这种制裁所带来的经济困难将会促进世界上这个地区的人民战胜毫无人性的种族隔离制度。

几天前，委内瑞拉高兴地接待了西南非人民组织主席恩约马先生的来访，他同我国的一些官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还同共和国总统卢辛奇先生进行了重要的谈话。在访问这个国家期间，他有机会全面考虑最近纳米比亚出现的事态发展。访问结束后发表的新闻公报特别指出：

“两国人民加强民主机构，支持前线国家反对南非政府不断的侵略行径的愿望依然不变。双方重申支持这些国家努力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并建立区域政治独立和自治。”

因此，委内瑞拉再次指出，安理会应当根据《宪章》第五十条，行使谨慎的预防性外交措施，听取该地区各国对制裁政策可能对其各自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难道这一时刻还没有到吗？

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并表示我们对你的前任阿根廷德尔佩奇大使熟练地指导了安理会表示感谢。

由于纳米比亚遭到非法占领，联合国在四十一年的存在过程中，有二十多年面对其政治和道义权威遭到挑衅。

仅仅是在过去的六年中，安理会八次根据请求开会审议这一问题。在这段时期内，五项旨在结束南非殖民占领和开始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决议草案遭到否决。

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联合力量支持并推动了这一旨在纠正这种严重违反国际法制现象的进程。纳米比亚的独立是具有普遍的价值：它已获得绝大多数拥有各种不同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支持；它使得大多数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连到一起；它团结了大多数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为捍卫和平、自由和人民的权利而努力。

最近，这一争取自由的努力越来越多地反映在通过的制裁南非措施的数量和质量上；今天，安理会有责任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通过一项全面和强制性的命令来巩固这一行动，进一步推动和平过渡到纳米比亚独立的努力。

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为旨在寻求就立即执行联合国计划达成协定而进行的努力，欢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此重申其对和平的承诺。西南非民组已表示完全愿意就停火进行讨论，以便着手执行1986年8月1日的计划。

南非坚持无效的、与这一问题无关并遭到安理会拒绝的条件，并制造了一个所谓的内部政权，来阻挠这一进程。由于这一内部政权无视基本的平等政治原则，所以缺乏任何合法性和代表性，同样遭到安理会的拒绝。

1987年期间，为使南非放弃这种阻挠主义政策而采取的行动到目前为止毫无成效，现在，该是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有力地重申其对纳米比亚自由事业承担义务的时候了。

日益孤立的利益势力继续阻挠这一全球良知的呼吁，并以行动帮助南非想入非非地企图制止历史潮流。

否决政策帮助和怂恿了南非的傲慢，损害了联合国，延长了对纳米比亚的征服和剥削。除了正式的法律上否决外，还加上了物质和看不见的否决。其形式是通过金融机构的投资和贷款、销售武器和技术来从外部支持南非。武器和技术的销售加强了南非的军事能力，使它能够向纳米比亚人民发动占领战争，向邻国采取侵略行径，维持种族隔离。

秘鲁政府根据其国内社会改革的要求，重申其民主和反帝的立场，即声援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并在此重申积极支持西南非民组的斗争。

我们相信，对纳米比亚的国际声援必须具有一个含义更加明确的政治内容。因此，秘鲁去年与西南非民组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利马接待努乔马主席的正式访问。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加西亚总统向努乔马主席重申，秘鲁战斗声援反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秘鲁决定积极参加国际动员努力，以使纳米比亚取得真正、最后和完全的独立。

本组织拒绝接受非法使用武力来征服一个人民，掠夺一个民族或使一国殖民化。今天，本组织代表的绝大多数国家再次敦促安理会承担起义务，根据不结盟国家一项决议草案中的呼吁和秘鲁在安理会内外的一再提倡结束否决政策，因为这种政策阻碍了向南非实行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

如果安理会采取了这些措施，我们就将向结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方面迈出了不可扭转的一步，国际社会就将消除了一个紧张和危险的主要焦点。

另一方面，如果否决政策再次阻挠为维护和平与法制而根据《宪章》应用这些措施，我们就将再次表示出阻挠着纳米比亚自由的动机和理由，其范围也将会更为明确，暴露出那些人不是这一支持自由与公正的广泛的国家联合力量的一部分。

对于拉丁美洲国家来说，我们不感到进退两难。我们的解放者为我们铺平的道路十分明确，从我们诞生以来就意味着独立、为反对殖民统治而斗争、支持共同捍卫种族平等、人类尊严和人民自由。这一切代表着一个不可扭转的历史进程。

因为对历史进行分析就证实我们的信念，即殖民主义的日子长不了，否决阻挠不了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阻挠不了西南非民组的领导，阻挠不了世界人民对纳米比亚真正自由和独立事业的声援。

秘鲁完全支持这一事业。今天，我们重申坚决和广泛地支持这一事业。

主席：我感谢秘鲁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达维先生（埃及）：主席先生，首先，我愉快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并向你表示，我们深信，你卓越的外交才能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将使你能够充分履行你的职责。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德尔佩奇大使表示感谢和赞赏，感谢他上月份精干地、英明地主持了安理会事务。

自联合国在1946年首届会议上通过大会第65(I)号决议以来，纳米比亚独立一直是联合国主要机构审议最多的课题之一。自那时起，这一问题一直摆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面前。两个机构都通过了许多决议，包括一项终止南非对该领土委任统治的决议，即1966年通过的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以及另一项关于联合国对该领土的行政管理承担直接责任的决议，即1967年通过的第2248(S-V)号决议。该决议还设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充当国际社会在其实现独立之前对该领土和其人民履行职责的机构。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采取的立场的最高点。该决议包括一项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该项计划被正确地视为实现该问题和平解决的唯一得到国际接受的基础。后来的决议确认，第435(1978)号决议的实施不能与任何毫不相干的因素或考虑发生联系。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一贯立场；然而，南非坚持推行推诿和拖延政策，并给安全理事会决议，包括南非自己已经接受的决议的执行制造种种障碍。

多年来，由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关于他就立即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问题与南非政府磋商的报告证实，尽管已经就与执行该计划有关的所有事项达成了协议，但由于种族主义政权坚持将它从该领土撤走与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方面迄今为止未取得任何进展。这种联系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毫不相干的，因此，它在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决议中遭到谴责。然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并不满足于对抗国际社会和无视联合国决议它伙同外国经济利益继续掠夺和抢劫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并且剥削该领土的人力资源，这些经济利益无视这一代和下一代纳米比亚人享有自己国家的财富的权利，他们只热衷于以最短的时间谋取暴利。

占领当局还将该领土变成对兄弟的主权国家进行恐怖主义，侵略和讹诈活动的基地。这不仅削弱了这些国家对付发展和进步的挑战的能力，而且还加剧了不稳定和不安全，并增加了对该区域和平的威胁。由于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南非政权正向国际冲突敞开非洲大陆的大门，到目前为止，非洲还能设法避免这些冲突。国际社会加强努力以使非洲免遭大国争夺的祸害，是明智和符合逻辑的。

这一直是联合国对纳米比亚及其人民的历史责任。南非的所作所为是对联合国及其决议的公然违抗。因此，今天摆在受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国际机构、安全理事会面前的问题是，考虑如何充分地、立即地执行这些决议。

因为我们相信，南非不会自动离开纳米比亚及其大量的财富，所以除了迫使它顺从国际意志以外，别无他途。多年来，国际社会试行对南非实施了程度不同的有选择的制裁。然而，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些制裁未能给纳米比亚带来独立并让其人民享受合法的自决权。我们认为，如果安全理事会要维持其国际声誉并重申其重大的全球作用，它今天就必须采取一项必不可少的步骤：安理会必须接受比勒陀利亚政府向它发出的挑战；安理会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一个对破坏安理会九年前通过的计划中所设想的纳米比亚独立负一切责任的政权履行其义务和职责。

如果说安理会过去未能保证其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得到必要的尊重的话，今天的会议为它纠正这一局势并以必要的严肃性和注意力审议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我们认为，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安理会及其根据《宪章》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安理会必须促使南非撤出纳米比亚，终止南非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并且让纳米比亚人民能够根据国际法准则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行使其合法的自决权利。

埃及支持并将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希望和愿望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这一立场源自埃及对非洲大陆历史教训的理解，这些历史教训证实，非洲安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独立是非洲所有人民共同的目标。这一立场还表明了埃及对我们大陆人民的共同命运、历史和未来的信念。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直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之一，埃及持续不断地向它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埃及诚心接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并在其首都为该组织联络处安排住所，以便使它能够领导其人民并发起支持其正义斗争的政治运动。

埃及感到自豪的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第一个驻外联络处是在开罗成立的，以这个联络处为基地，该组织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斗争，以支持纳米比亚领土上大规模的抵抗斗争。随着我们的兄弟重获自由和独立，并行使对其领土和财富的主权，埃及对其他非洲解放运动的支持达到了目的，我们深信，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最终也将赢得同样的胜利，因为他们，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不屈不挠地谋求自由和独立。

我们绝对相信人民的意愿一定会取得胜利，但这一胜利将通过人民的牺牲和对其宗旨与原则的坚持而获得。我们共同要求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并相信这些措施将会加速恢复公平和正义，有助于结束纳米比亚的悲惨局势以消除其人民所遭受的种族主义和占领。

埃及再次重申，它继续通过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支持和援助纳米比亚人民，直至其实现其独立与主权的愿望。我们呼吁安理会克服在过去阻止其履行宪章职责的障碍，并采取果断立场对付比勒陀利亚拒绝遵从国际意愿、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规定与准则的顽固态度。

主席：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巴多斯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罗女士（巴巴多斯）：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四月份主席的职务，我们往往说四月份是万象更新的月份。

我还愿赞扬阿根廷代表团，特别是德尔佩奇大使，他在三月份出色地履行了主席职务。

我不得不注意到南非政府新任命了常驻联合国代表。礼节要求我承认他的到来。乐观主义或许还有春天的到来，曾诱使我希望，他这次的出使将会以新的态度对待我们面临的这一怨声载道的问题、使人耳目一新。然而现实主义消弱了我的乐观主义，使我记起在过去二十年的事件中，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有理由指望比勒陀利亚政权将改变或重新考虑其对纳米比亚的政策。

几个月后，巴巴多斯政府和人民将庆祝独立二十一年。巴巴多斯人知道臣民的愿望；我们清楚受控于一个外国列强而带来的痛苦；二十一年来，我们知道当人民得以自由地支配和掌握自己民族命运时所表现出来的自豪与释放出的公民能量。

种族隔离这一恶制度促使和维持了对纳米比亚的奴役，贪婪政治则让比勒陀利亚无视本组织并继续肆无忌惮地剥削纳米比亚人。然而贪婪并非仅限于比勒陀利亚，因为如果没有其广泛的同伙的勾结，南非政府就不会企图、也不可能成功地做出无视历史发展进程的蛮横决定。

纳米比亚人长期争取找到对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向所有人表明他们愿意使其土地上的财富由一切对它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去分享。但比勒陀利亚由于国际财团给它壮胆，一贯对此表示轻蔑并进行武装镇压。最后，纳米比亚人不得不诉诸武力，以保卫自己的利益，使他们的子孙后代不受种族隔离和贪婪的跨国公司的剥削。

纳米比亚问题不难界说。它有计划地和有效地使用国际财力压迫一国人民。对该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从这方面去寻找。国际财力必须被用以服务纳米比亚人。

南非和纳米比亚两家最大的银行组织，是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我们得知，有大约 1,000 家跨国公司活跃在南非和纳米比亚。这些公司使来自世界工业中心的血液流入比勒陀利亚的机体中。跨国银行是南非外债中 200 多亿美元的债权人。南非四个炼油厂中有三个为跨国公司所有，而这些公司还拥有几乎五分之一的南非石油零售额。跨国公司提供了南非一半以上的电子进口商品，并控制了南非的汽车工业。在纳米比亚，三家跨国公司持有该国百分之九十的贱金属——即铀和钻石的矿业资产。这些工业创造了纳米比亚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四分之三的出口。

这是一半的情况。跨国公司的财力是奴役纳米比亚的制度的血脉，而军火工业则为保证维持对纳米比亚的压迫提供了力量。军火工业具有一个跨国公司容易为比勒陀利亚法律通融的特点。

根据南非的要点法，一个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公司，可以被要求保持远大于其防护所需的武装安全队伍。这些队伍，一旦需要可由政府调遣。南非毫不掩饰其军事能力和对那些为其提供物资并帮助训练其部队的国家的信任。

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最清楚他们在纳米比亚的政策是违背历史的。这一点我们知道，因为他们在执行其政策时已明显表现出偏执狂——这种偏执狂是我这种猜疑的本性清清楚楚地看出来的。

比勒陀尼亚的领导人要把纳米比亚变为一个战略问题根源，以为自己及其盟友提供武装占领的貌似正确的理由。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不满足于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开始了一项同时对邻国博茨瓦纳、莫桑比克、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安哥拉进行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有系统的计划。南非破坏与颠覆的目的昭然若揭。

同样清楚的是，不能再孤立地看待纳米比亚问题，而应将此问题视为是有威胁性问题的象征和征候。我们今天在此辩论的问题不仅是纳米比亚问题，而是非洲人民完整性的问题。这一问题最为清楚地表现在令人讨厌而明显的家园定居政策中；通过这一政策比勒陀利亚的原始傲慢将夺去各国臣民的目标，并使整个南部非洲沦为种族隔离的殖民地。

必须拆除比勒陀利亚将要编织起来的压迫网。这种让非洲人民重过奴役生活的作法给我们加勒比海人民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加勒比海的记忆与历史使其与非洲同舟共济。我们认识到在采取坚定主动行动，阻止南非政府对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执行镇压性计划中，我们负有具体责任。

巴巴多斯政府重申矢志不渝地声援纳米比亚人民，赞扬不结盟国家运动将此问题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的作法。巴巴多斯随时准备向受到种族隔离威胁的人民提供微薄的援助。我们已经通过向年青的纳米比亚人提供奖学金和其它资助方式，使他们能在巴巴多斯学院里学习，表现出我们的声援，而且这些奖学金已经被接受。

巴巴多斯还要赞赏不结盟运动呼吁保护南部非洲前线国家，使它们的经济不受比勒陀利亚政权公开声称要进行的破坏。20天前，巴巴多斯政府宣布向南部非洲声援基金捐助10万巴巴多斯元。这是加勒比海国家首次做出的认捐，该认捐对于象巴巴多斯这样小的国家来说数目已经相当可观，等于每个公民认捐出四角钱。这具体表明巴巴多斯非常认真地看待南部非洲局势。

比勒陀利亚以其对邻国一再公然的袭击，使我们看到安全理事会和纳米比亚人民所面临的这一问题的真象。我们相信，不结盟运动的倡议如果得到充分支持，将能够解决该问题。

反对比勒陀利亚对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的政策的话已经说了很多，我们要那些有能力国家不要光说，而是拿出资源来。

主席：我感谢巴巴多斯代表对我的祝贺。

下一位发言的是卡塔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瓦里先生（卡塔尔）我高兴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完全信任你的能力，并祝你成功。

我还要借此机会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阿根廷常驻代表的赞赏，他作为主席杰出地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审议一项过去曾多次审议的项目，以便达成一项全世界可以接受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但安理会所赞同的解决办法仍未得到执行，这不是因为联合国没有努力，而是因为，尽管联合国为迫使南非尊重国际社会的意愿和国际法制做出种种努力，但南非却顽固地继续拒绝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众所周知，安全理事会经过不懈努力，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载有为人们可以接受的保证纳米比亚人民独立的方案。自通过该决议以来，为确保其执行曾经做出了努力。但未取得任何进展。其目的在于根据大会1966年通过的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托管的第2145(XXI)号决议，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和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同样众所周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数项决议，要求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要求南非停止对纳米比亚的统治和要求纳米比亚如同其它非洲姐妹邻国一样获得独立。阻挠执行上述决议和纳米比亚独立的主要障碍一直是南非一意孤行的态度和拒绝遵从国际社会的意愿。南非企图使用各种伎俩回避国际社会的意愿，伎俩之一是扶植傀儡政府掩盖其真实企图，即掠夺纳米比亚人民的财富和资源。

我们在此必须谈到去年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1986年7月7日至11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和1986年9月举行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特别联大，我国有幸参加了这两次会议。

我提到的会议清楚强烈地表明了世界各国的愿望是要南非不再顽固地拒绝从纳米比亚撤出和给予该领土独立，不再阻挠联合国履行其责任的努力；联合国是自1966年结束托管以来的唯一权威机构。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届特别联大使各国代表有机会谴责南非政府一意孤行的态度及其罪恶企图。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掠夺该国财富，以及支撑其在纳米比亚的军事存在都表明了南非的这种态度和企图。

对南非当局暗中支持表明安全理事会受到阻挠，不能通过要求对该政权采取制裁措施的决议这一事实，鼓励它坚持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

国际公众舆论正加强努力，迫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步骤，使纳米比亚独立。在此之际，我们听到了关于比勒陀利亚与特拉维夫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合作的新消息。最新的消息载于美国国务院4月2日向国会提交的报告，除其他内容外，特别确认了下列情况：南非与以色列之间的合作是政府间的合作，以色列政府完全知悉同南非的军事交流。以色列的军火工业去年从南非的贸易中获利达4亿至8亿美元。

我们已阅读了秘书长就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安理会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提交的进一步报告。秘书长在该报告中论及为恢复与南非的接触，执行上述两项决议，特别是关于选举制度选择的条款所作的努力。然而，情况似乎是，秘书长越努力消除困难，南非就制造更多的新障碍，最新的障碍

就是对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协议提出的无法接受的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现在是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所遇到的唯一障碍。

秘书长在报告的结论部分驳斥了那些先决条件，认为南非政府应重新考虑其立场。我们完全支持他的这一看法。我国代表团感谢为实施安理会的要求，达成和平解决所做的不懈努力。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安理会应当根据《宪章》，对拒不执行其决议的人采取措施，以此履行自己的职责；否则那些努力就不会取得成果。

最后，我代表卡塔尔，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的勇敢的纳米比亚人民致敬。

主席：我谢谢卡塔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安塞先生阁下。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他参加。

我请他在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安塞先生：请接受伊斯兰会议组织对你担任本月安理会主席所表示的祝贺。

同时，我也感谢你的前任，阿根廷的德尔佩奇大使阁下有效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会务。

我们再次讨论旷日持久未能解决的纳米比亚问题。这一问题已成为联合国在非殖民化领域面临的最重要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在过去40年中，联合国一直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安理会和大会通过了连篇累牍的决议，目的在于结束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无视国际社会意愿而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几周之前，我曾在安理会表示，伊斯兰会议组织中有24个成员国属于非洲大陆，因此对非洲的事态发展一直在密切关注。我们认为，纳米比亚问题和南非问题同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一样重要。安理会各成员国都知道，1987年1月26日至29日在科威特举行的第五届伊斯兰首脑会议决定，按照伊斯兰会议组

织的巴勒斯坦委员会的模式，设立一个由本组织秘书长赛义德·沙里夫丁·皮尔扎达先生阁下领导的部长级会议，以便协调伊斯兰国家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的行动。

对纳米比亚的非法殖民占领是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也是对联合国的权威充满敌对性挑战。这一局势长久地威胁着区域与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我们认为，安理会第385(1976)和439(1978)号决议是最终持久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我要说，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普遍的一致意见，唯有继续无视上述两个决议的一方除外。

不能也决不允许南非将执行这些决议与一些无关的问题联系起来。

第五届伊斯兰首脑会议特别再次谴责和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坚持将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作为纳米比亚独立的先决条件，并对反对此种联系解决办法的安理会和大会有关决议表示满意。在这方面，我们坚决和完全支持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在载于1987年3月31日S/18767号文件的重要报告的结尾部分表明的坚决反对此种联系解决办法的坚定立场。

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下列事实：第五届伊斯兰首脑会议还呼吁所有与南非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立即和不受限制地施加外交压力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施真正的经济制裁，以便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加速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敦促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施全面和有效的制裁；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探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方法，以加速纳米比亚实现独立的努力；并表示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实现统一的纳米比亚的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十分不幸的是，有几个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其它方面提供援助和支持，鼓励比勒陀利亚政权坚持其非法的侵略计划。众所周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一直特别慷慨地支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我们谴责这两个政权为对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实行霸权，阻碍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所进行的勾结，特别是在核领域方面的勾结。

我们认为，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种族主义理论。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和残酷的占领。对该国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对前线国家和对邻国进行的反复侵略，类似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所作所为。 我们根本不相信以色列最近声称要重新考虑与南非的军事和文化合作的话的有效性。因为这两个政权在行为和目标方面是有机地连为一体的。

在目前阶段，只需提一下上周五的《纽约时报》，该报指出，美国国务院最近提交给国会的报告明确指出以色列已经向南非提供了军事援助，违反了现有的联合国发起的针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国际禁运。

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曾经积极参加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一些其它国际组织为结束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所作努力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把支持化为实际措施，包括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以便迫使各国和跨国公司割断与种族主义南非现在的联系，早日结束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征服，使纳米比亚英勇的人民获得完全的自由与独立。

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行使《宪章》赋予的权力，根据《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强制性制裁。 我们希望，安理会不会再次发现在这种扩张和恶毒的种族主义政策面前无力采取行动。

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探索各种渠道，利用手头所有的方法加速纳米比亚的独立。

伊斯兰会议组织将会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直到纳米比亚英勇的人民解放自己的土地和收回合法的权利，纳米比亚问题将继续列入伊斯兰会议的议程。

正如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在哈拉雷第八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会议上宣布，和在大会纳米比亚特别会议上重申的那样：

“伊斯兰会议成员将继续竭尽全力支持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获得自决、独立和多数统治的公正和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主席：我感谢安塞先生对我的祝贺。

下一位发言的是安哥拉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4月份主席。我很高兴看到一位兄弟国家的代表担任主持这次辩论的职务。贵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明确地站在一个被压迫和遭到非法占领的民族的自决和真正独立一边，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我也愿借此机会祝贺你的前任，阿根廷常驻代表，他极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会务。

我国政府也要赞扬西南非人民组织及其领导人在争取自己的解放的不间断的斗争中表现的勇气、智慧和外交技巧。他们表现了在类似场合下不常见的耐心和克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几乎没有几条《联合国宪章》的条款未遭违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些违反《宪章》行为都是由一个联合国创始国——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犯下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旨在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本安理会任凭自己被联合国这一叛逆成员国主要通过其亲密盟国和支持者扣作人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1967年联合国宣布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为非法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成为管理当局以来，安理会无法使南非军队从纳米比亚领土撤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理会实际上未履行《宪章》条款规定的自己的义务和使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纳米比亚独立所需要的条件都已经存在。实际上从 1978 年起就已经存在。它们体现在各方自由和自愿谈判达成的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之中，只有停火和设立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问题尚存在。我应当说“几乎所有需要的条件”，因为一个关键条件过去和现在仍然缺少：南非允许第 435(1978)号决议得到贯彻，从而放弃其对纳米比亚有利可图的军事和经济控制的真诚意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借助一系列策略，包括自 1978 年以来引进支节的和与纳米比亚独立无关的问题，种族隔离政权被允许粗暴蔑视《宪章》而逍遥法外，这是一种罪行。

例如，安哥拉边界内部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式邀请古巴国际主义军队，与纳米比亚独立毫不相干。为了澄清记录，南非军队于 1975 年对安哥拉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军事入侵，早在任何一个国际主义同志到达安哥拉的数月之前。我也要在这里指出，古巴国际主义军队在安哥拉驻扎是起了和平支队的作用。其存在在一些方面是对整个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军队更广泛地进行侵略的一种威慑力量。此外，我要指出，《宪章》第 51 条给予每个国家在面对恶毒和大规模的外部袭击和进攻时寻求援助的权力。

我在听取南非代表发言时感到惊奇和不可置信。很难找到比他的发言中更大的谎话、措辞的偏差和歪曲。谈判记录清楚地表明，不贯彻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的责任只能由比勒陀利亚承担。

1978年，当第435(1978)号决议准备执行的时候，我们的古巴国际主义朋友应我国的明确要求驻在安哥拉帮助我们进行国家重建，帮助我们新近独立的国家抵御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二年半的时间。为什么在1976年后半年、1977年、1978年，直到比勒陀利亚四处寻求借口并决定以此为借口之前，他们的存在并不构成任何问题？

种族主义政权代表问道，怎么可以想象纳米比亚在威胁的面前进行自由选举？这一问题问得对，只是他有意地误指这一威胁。这一威胁是武装占领纳米比亚和安哥拉南部部分地区以及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庞大武装机器。

安理会不会假装同情南非所谓它“决不能放弃自己对”纳米比亚“居民的责任”的鬼话。我们完全了解这些责任的实质，即掠夺纳米比亚；剥夺它所限的资源；补贴南非的种族隔离活动和南非对南部非洲主权国家的军事侵略；同它在南非国内所做的一样，在纳米比亚强制实行种族主义；践踏纳米比亚居民的一切人权、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当然，白人少数例外。

南非代表所谈的一项倡议纯粹是对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污辱，因此它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考虑，而被抛进了垃圾堆。对于南非想要表示自己诚意的努力只有一种可能的回答，那就是让比勒陀利亚拿出具体的行动来，不要再多讲废话。与此同时还要现实地考虑到，比勒陀利亚只是在继续作弄国际社会。

就我们而言，安哥拉政府一直愿意同种族主义分子及其支持者谈判，寻求解决纳米比亚独立和与独立有关的问题，以及南非部队撤出安哥拉南部的办法等。我们1984年11月的纲领从未得到具体的回答。

南非代表警告非洲大陆，制裁不会停止在纳米比亚或南非的境内。大家都知道，种族主义政权正在筹划对南部非洲地区进行攻击、破坏和恐怖活动，以维持自己的政权。尽管如此，我们南部非洲各国仍然愿意承担全面制裁的后果。只要有助于解放我们纳米比亚的同志和我们南部非洲的朋友，我们就将自豪而庄严地承

受制裁的后果。

我只想通过安理会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用一个字就能回答：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是否愿意和1978年协定的那样，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立即确定第435(1978)号决议执行的日期？回答一定同南非虚假的承诺与欺骗一样含糊和一文不值。

自从1975年以来，南非侵略了安哥拉的领土，然后把撤军作为讨价的筹码，后来又撕毁它自己的各种协定和诺言。

然而，为了加强我们对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英勇斗争，安哥拉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于1984年11月提出了一个公正的纲领，其中包括一些建议与方案，旨在解决南部非洲的主要问题，当然包括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虽然国际社会坚决拒绝任何联系解决办法，我国政府自1984年以来，一直准备同意所有古巴分阶段从南部撤走和南非部队完全撤出纳米比亚。种族主义政权试图大为改变南部非洲的地理面貌。它把自己的军队部署在我国和纳米比亚的边界，人为地创造了一条安哥拉和南非的边界。

但是，种族主义政权及其主要支持者——本届华盛顿政府，实际上不愿根据这一纲领进行任何谈判，或者采取任何行动。事实上，种族主义政权已经拒绝了第435(1978)号决议，在温得和克设立所谓的过渡政府，它支持安哥拉的安盟和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匪帮的行动表明它不想解决南部非洲的任何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美国当局现在正在非洲寻求新的基地，以便使安盟恐怖主义分子能够在离纳米比亚边界较远的地方活动，从而企图制造安盟傀儡已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保持者脱离联系的假象。美国当局、博塔政权以及安盟叛徒企图用这种手段来削弱非洲统一组织在彻底解放非洲大陆、尊重各国独立、主权和破坏前线国家的政策等问题上的团结和与统一行动。与此同时，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扩大和装备它在卡普里维地带先进的军事基地，以便在南部非洲地区更有效地进行恐怖活动。

具有最大讽刺意义的是，虽然一些国际讲坛时常地讨论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纳米比亚人民却继续遭受压迫；纳米比亚的爱国志士继续被监禁和杀害；纳米比亚的资源继续被掠夺，用来维持南非的非法占领，南非国内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结构，资助南非自 1981 年以来非法地军事占领安哥拉南部地区领土的行动和南非入侵所有南部非洲国家的行动。

在局势的这些矛盾背后隐藏着许多的悲剧：滥杀纳米比亚的爱国者和自由战士；残暴谋杀妇女与儿童；剥夺基本人权；剥夺基本的公民权利、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囚犯般的羞耻生活；痛苦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同样的种族隔离状况下长大。

还有其他的悲剧：国际社会在纳米比亚争取实际的真正独立这一问题上几乎毫无作为；安理会实际上无法通过或执行能够迫使种族主义政权撤出纳米比亚的决议；面对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的顽固态度，联合国几乎束手无策，无法采取任何具体的措施。

安理会各成员，特别是那些常任理事国，检查自己在这段无声的耻辱历史中的言论，认清自己参与现代奴役罪恶的程度，此其时也。

现在大家也应当注意到，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除非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马上同意立即全面执行第 435(1978)号决议。

由于某些国家对现实情况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采取否决的行动，安理会长期来无能为力，这些国家对否决的解释是哀婉动人的——就好象告诉一个受奴役的人说废除奴隶制对他的身体有害。所想象的伤害主要是财政和战略方面的，肯定不会影响到纳米比亚人民。使用否决权的人提出的论断显然是荒谬和自私的。

去年以来已给做出了可嘉的努力来改善联合国的效率和结构。但是，联合国在国际法和维持和平方面的最大失败往往容易受到忽略，也许甚至受到那些站在改革最前面的国家的鼓励。

我并不想详细列举种族主义政权在其朋友的庇护之下逍遥法外，不受起诉和谴责，在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所干出的违法行径。我主要谈一下国际法的几个问题，因为这是联合国的起源，也是所有参加联合国的国家至少口头上赞成的法律。

种族主义政权无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丑行越来越严重，因为比勒陀利亚犯下了国际法委员会确定的某些最严重的罪行：侵犯它国的领土完整，具体地说，涉及的是纳米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它国家；在纳米比亚境内剥夺一个民族的自决权利；以及在纳米比亚和南非境内强制推行种族隔离制度。

但是，联合国还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因而无意中促进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破坏，并且严重地破坏了全世界的国际法权威和法治。

我国政府感到极大不安的是，法律问题和非法的违法行径不是被看作不重要，就是被视为不太重要。一方面，尽管所有法律权利和裁决都对纳米比亚有利，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掌握其权力的国家没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另一方面，种族主义政权大肆滥用法律制度、非法地授予自己控制纳米比亚的“权利”。

七十年代在经历了六十年代国际社会开始的某些尝试和运动之后，局势进一步恶化了。

1950年国际法院决定委任统治当局的监督权由大会行使，但比勒陀利亚拒绝予以接受。

国际法院在1955年和1956年进一步裁决，认为南非有法律义务接受联合国对委任统治的管辖。南非拒绝接受。

1960年国际法院就此对南非进行起诉审理。

1962年国际法院对南非认为法院对此案无管辖权的反对立场作出决定。

1966年大会重新估价其对纳米比亚的政策，并且终止委任统治。

1967年设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但是南非拒绝让理事会进入纳米比亚。

1967年南非在追溯既往和镇压的基础上，对纳米比亚（这实在是一种讽刺）执行恐怖主义法，并且对37名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爱国者进行审判。

1969年至1971年间，安全理事会就纳米比亚问题通过了若干重要的决议，但都没有对南非产生效力。

眼下应当着重强调的是，1971年国际法院确认这些决议有约束力，比勒陀利亚有义务从纳米比亚撤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承认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是非法的。

1971年10月安理会通过法院裁决的执行段落，认为所有国家对纳米比亚人民都有各自的责任，在履行这些责任的时候必须中断同南非的所有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会加强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控制。

1972年安全理事会开始同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直接谈判，但是谈判无效，于1973年12月告终。与此同时，种族主义政权开始组织和支持当地的少数傀儡集团。

1974年大会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第一号法令，禁止在没有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开采矿产资源。不仅是南非，而且还有其它一些国家继续逍遥自在地违反这项法令。

1974年安全理事会通过第一项措辞严厉的决议，要求南非立即撤出纳米比亚并且提出警告：在不遵守的情况下安理会将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南非拒绝遵守。

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的三个常任理事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否决第一次要求强制性制裁的一项决议草案，这是一个永久的耻辱。

这种否决经过必要修正之后一致延续到现在，这样让南非得到了其所需要的勇气、鼓励和庇护、继续无视联合国，南非的这一立场不断扩大和加强。

1976年安理会通过了决定性的第385(1976)号决议。但是南非再次拒绝遵守。由于三国的再次否决，一项要求强制性制裁的决议草案仍然不能通过。

1978年大会针对安理会无能为力的情况通过一项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重要宣言，宣言指出，如果否决阻碍联合国对南非采取有效措施，大会将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束非法占领。

但是，当这种变革正在考虑之中的时候，这三个常任理事国同安理会的另外两个成员一道开始了一个最终产生著名的第435(1978)号决议的进程。

令人遗憾和不可避免的是，尽管第435(1978)号决议是纳米比亚独立的一个很好的构架，但是1978年以及自那以来开始的整个进程只是让南非有时间在纳米比亚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国内加紧镇压，侵略邻近的主权国家、企图破坏主权政府的稳定并且破坏这些政府为发展独立的经济基础设施，减少该区域对南非的殖民地性质的依赖性而做出的所有努力。

我并不想占用安理会太多的宝贵时间，一一列举1978年以来的令人遗憾的状况：比如，在安理会强制性决议本来有可能改变事态的时候，南非的口是心非，其它国家的背叛和投否决票。西南非人民组织，特别是我国政府表现出的灵活态度、间接近距离会谈、企图争取时间、提出显然虚伪的“联系解决办法”的绝望的伎俩，注定要失败的令人失望的建设性接触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我就不再在这里重复了。非常清楚的是，早在1974年安理会某些常任理事国的利己政策就扮演了阻碍的角色，这种情况依然存在，不论它是以假人道主义，还是以其它政治面目出现。

南非从头到尾一直欺骗和蒙骗国际社会。从开始到现在，特别是自1974年以来（除了1978年的短暂停外），安全理事会由于被否决也一直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执行国际法和惩罚违反这些法律的违犯者。

应该使那些仅仅由于作出了巨额投资——尽管1986年出现了抽出资金——而反对强制性制裁的人意识到，他们还有其他理由不再反对制裁。他们不必支持非法和不人道的种族隔离结构。抽出的资金可以投资在南部非洲的任何其它地方，比如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家。

现在是向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其他国家发出新的信号的时候了：来自这个方面的可怜巴巴的借口和站不住脚的解释、或来自那个方面的欺骗和谎话再也哄骗不了国际社会了。现在是安理会进一步承诺修补国际法地位、形象和信誉遭到的损害的时候了。现在是大会再次利用它具备的手段，一旦安理会再次失败，就推动通过强制性制裁的时候了。

现在是国际社会的某些会员国停止将南非当作一个顽童，认为它只不过是干了一系列淘气事，其严重程度不足以将它驱逐出家庭，只是将它从一两个房间里赶出去罢了的时候了。我们最好还是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小孩是一个狡诈邪恶心理严重病态，无可救药的畸形人，其摧毁周围一切生命的能力巨大无比；当它内外的种种矛盾再也无法维持本身和生命悠关的体制时，它便会不可避免地自我毁灭。

现在不单是可以去做一切应该和必须做的事的时候。我担心会失去可以做一切事情的时机，一切本组织内可以做的事。到那时，我们将失去对事态的控制，历史的力量将自行爆发，产生解决的办法。

我并不想故意夸张，但南部非洲伴随着不断的、日益加剧的暴力而展开的这出戏将仅仅由于安理会或某些集团的意愿而结束，或改变。不：这出戏是该地区正在展开和发展的历史，它正在不可避免地作出自己的选择。

在不可避免的最终结局到来之前，我们大家也许还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不能由于一些人短视的政策而失去这一机会。这些人缺乏对非洲历史的了解和感觉，甚至连基础知识都没有。斗争在继续，胜利必将到来。

主席：我感谢安哥拉代表对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由于时间已晚，我提议现在休会。征得诸位成员的同意，安理会下一次会议将于明天1987年4月7日上午10点30分举行，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下午6点25分散会。